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Three Days to See

[美] 海伦·凯勒/著 王炜明/译

Helen Keller



世界上最好和最美的东西,是看不见也摸不着的……它只能被心灵感受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 (美)凯勒(Keller,H.)著 ;
王炜明译.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10.6
ISBN 978-7-5382-8907-7

I. ①假… II. ①凯… ②王… III. ①凯勒,
H. (1880~1968)—自传 IV. ①K837.127=5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19563 号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 110003)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32 字数: 90 千字 印张: 7.5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徐悦 吴璇 责任校对: 刘琛
特约编辑: 小 X 封面设计: 荀冠虹

ISBN 978-7-5382-8907-7

定价: 18.80 元

19 世纪产生了两位伟人，一位是拿破仑，一位是海伦·凯勒。

——马克·吐温

人类精神的美一旦被我们认识到，我们就永生难忘。凯勒小姐的生活和乐趣中，给我们这些困难远比她少的人上了永远不能遗忘的一课——我们都希望这本书的读者越来越多，她的精神传颂得越来越广。

——罗斯福夫人

目录
Contents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001

我的人生故事 /019

海伦·凯勒书信选 /161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我们都读过这样一些激动人心的故事：主人公只能在有限的一段时间里活着，有的是只能活一年，有的则只能活24个小时。但读者总是对此很感兴趣地，想知道这个注定活不长久的人会怎样安排他最后的日子或最后的几个小时。当然，我在这里所指的是有权作出选择的自由人，不是那些活动受到严格限制的死囚。

这一类故事使我们思考：如果自己遭遇类似的境况会做些什么？作为凡人活在这世界的最后时刻，应该给自己安排什么事件、什么样的念想呢？回首过去，会有哪些快乐，哪些遗憾？

有时候我想，把每天都当做生命的最后一天来度过，将是一个很好的生活态度。这样的态度将会强烈地突出生命的价值。每一天我们都怀着温暖、活力和真挚的感激来度过，那么，随着岁月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地往前推移，这种生活态度往往会消失得无影无踪。当然，有些人会遵循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的“生活的目的就是享乐”这样的格言，

但是，大多数人还是不能在死亡面前摆脱死亡恐惧。

在故事里，注定要死的主人公通常在最后一刻碰上了好运而得救，然而他的价值观念几乎完全改变了。他比以前更加珍视生命和永恒的精神的意义。人们常常注意到，那些活在或者曾经活在死亡阴影中的人做每一件事情，都带着醇美温和的色彩。

但是，我们大多数人将生命视为理所当然。我们明白自己总有一天会死去，但我们总是把那一天想得非常遥远。当我们身体健康、生活安稳的时候，觉得死亡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我们很少想到它。无尽的日子伸展在我们面前，于是，我们做着琐碎的事情，很少留意我们对生命的那种得过且过的态度。

我担心我们对所有的技能和感官的使用，也存在着同样倦怠的态度。只有聋子才珍惜听力，只有瞎子才体会到能看见事物是多么幸福。这个看法特别适用于在成年后失去视力和听力的人。但是那些听力或视力从未遭受损害的人很少充分使用这些可贵的官能。他们的眼睛和耳朵模模糊糊地接受所有的景象和声音，既不专注也很少欣赏这些。这与我们常说的“失去了才知道珍惜、生病了才知道健康”是一个道理。

我常常想，如果每一个人在成年后的早期就失明或失聪那么几天，会是一件很幸运的事。因为黑暗将使他更珍惜光明，寂静会教他更享受声音。

有时我会考考那些眼睛看得见的朋友，来了解他们看见了什么。最近，我的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来看我，她刚刚在



树林中散步了很长一段时间。我问她看见了什么。“没有什么特别的。”她回答道。如果我不是早已习惯了这样的回答，我会感到她的话难以置信。事实上，很久以前我就确信，有视力的人其实看不见多少东西。

我问自己，怎么可能在树林里走了一个小时而没有看到任何值得注意的东西？我这个眼睛看不见的人仅仅通过触摸就发现了数以百计的有趣的东西。我感觉到一片树叶的完美的对称。我用手爱抚白桦树光滑的树皮或一棵松树粗糙的树皮。春天，我满怀希望地触摸树枝，搜寻叶芽，这是大自然冬眠之后苏醒过来的第一个征兆。我感受花朵令人愉快的毛茸茸的外表，发现她惊人的卷曲结构，为我展现出大自然的神奇。如果幸运的话，我偶尔把手轻轻地放在一棵小树上，会感觉到一只小鸟高歌时欢快的颤动。我会愉快地让小溪清凉的溪水从我张开的手指间流过。对我来说，一层厚厚的松针或松软的草地比最奢华的波斯地毯更惹人喜爱。对我来说，季节变换的华丽场面是一部动人心魄的永不落幕的戏剧。它的情节从我手指尖上一幕幕地滑过。

有时，我的心会怀着强烈的渴望呼唤，呼唤上天能让我看见这一切。如果我仅仅从触摸就能够得到这么多的喜悦，那么凭视觉能享受到的美又会是多么惊人啊！然而，那些有视力的人看到的東西却那么少，充满世界的缤纷色彩和千姿百态的景象被认为是当然的事情。也许，人的本性就是这样，不珍惜已经拥有的，想获得还没有得到的。在光明的世界里，

天赋的视觉仅仅只作为一种使用方便的工具，而不是作为丰富生活的工具，这真是令人备感遗憾的事。

如果我是一所大学的校长，我要设立一门名为“如何使用你的眼睛”的必修课。教课的教授要努力向学生指出，他们怎样才能真正看到从他们面前经过而不被注意的东西，从而增添他们生活的乐趣。他会努力唤醒他们沉睡而呆滞的官能。

也许最能说明我这个想法的方式，就是想象一下如果给我，比如说，仅仅三天的光明，让我能用眼睛看东西，那我最想看的会是什么。而当我在想象的时候，假定你也只有三天的光明，那你会怎样利用你的眼睛？如果面对即将袭来的黑暗，在第三个晚上你知道太阳对你来说将永不再升起，你会怎样度过这三天呢？你最想要凝视的东西会是什么？

当然，我最想看的是我在黑暗的年月中对来说很珍贵的东西。你也会想让自己的眼睛长久地停留在那些你珍贵的东西上，这样你就能够把对它们的记忆带到那正阴惨地逼来的黑暗中去。

如果，由于某种奇迹，给予我三天时间让我看得见东西，然后又让我重新陷入黑暗之中，我会把这三天时间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天

第一天，我想看到那些以他们的善良、温柔和友谊使我的生命变得有价值的人。首先，我想长久地凝视我亲爱的老师安妮·莎莉文·梅西夫人的脸。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她来到我的身边，为我打开了外面的世界。我不仅要看到她脸部的轮廓，好把它珍藏在记忆里，我还想研究这张脸，从中找到使她克服艰难教育我时那充满了同情的温柔和耐心的生动的证据。我想要在她的眼睛中找到那让她在困难面前坚持不懈的性格力量，以及她经常在我面前显露出来的对所有人的同情。

我不知道通过“心灵的窗户”——眼睛来看见一个朋友的内心意味着什么。我只能通过我的手指尖“看”到一张面孔的轮廓。我能够察觉笑意、悲哀以及其他许多明显的感情。我从对他们脸的触觉知道他们是我的朋友。但我不能正确地通过他们向我表露的思想，或通过向我显示出来的任何行为来真正描绘他们的个性。我不能更深入地了解他们，而我相信通过看见他们、观察他们对各种话语和情况的反应、注意

他们眼睛和面部迅即出现、稍纵即逝的反应是可以获得那种更深入的了解的。

在我身边的朋友，我了解他们，因为在过去漫长的年月里他们向我显露出了自己的各个方面；但是对一般的朋友，我只有一个不全面的印象，从握手，这印象是我通过用手指尖读他们的唇或从他们轻敲在我手心里的话而获得的。

对于你们有视觉的人来说，通过观察微妙的表情，一块肌肉的颤动，手势的摇摆来迅速掌握另一个人的基本的品质，是多么容易又多么令人满足的事情啊！但你们可曾想到用你们的视觉来看一个朋友或熟人的内心吗？你们有视觉的人大多数只是漫不经心地抓住一张脸的外部特征就算了，难道我说的不对吗？

比方说，你能够确切地描绘出五位好朋友的面容吗？有的人可以做到，但是许多人做不到。作为一个实验，我问过结婚多年的丈夫们他们妻子的眼睛是什么颜色，他们常常显得尴尬窘迫，承认自己不知道。顺便说一句，妻子们还总是不断地抱怨，说她们的丈夫不注意她们的新衣服，新帽子，以及室内摆设的变化。

有视力的人的眼睛很快就习惯了周围事物的常规，他们仅仅看见惊人的和突出的事物。但是即使是看最壮观的景象的时候，他们的眼睛也是那么懒洋洋的。法庭记录每天都揭示出“目击者”看得多么不准确。某一事件会被好几个证人以同样多的不同方式“看到”。有些人比别人看得见要多些，



但是几乎没有人能看到视线范围内的一切。

如果给我三天光明，我想要看到多少东西啊！

第一天会很忙碌。我要把所有亲爱的朋友叫到身边来，长久地凝视他们的脸，把他们内心美的外在证据印刻在我心中。我也要让目光停留在一个婴儿的脸上，好捕捉住在生活带给每个人的冲突意识尚未建立之前的那热切的、天真无邪的美。

我也要凝视我忠实的狗狗们那信任的眼睛——严肃机灵的小斯科蒂、黑尔格和健壮而善解人意的赫尔加，它们温暖、亲切而顽皮的友谊给了我巨大的安慰。

在这繁忙的第一天，我还想看看家里那些简单的小东西。我要看脚下小地毯上温暖的色彩，墙壁上的画，那些将房子变成一个家的亲切的小玩意儿。我的眼睛会崇敬地停留在我读过的盲文书籍上，但是会更热切地对那些能看见的人所能读的印刷书籍感兴趣，因为在我生命中漫漫长夜里，我读过的书和别人读给我听的书已经构筑成了一座巨大的闪光的灯塔，为我指示出人类的生命和精神的最深的航道。

那能看见的第一天的下午，我要在树林中长久地漫步，使我的眼睛陶醉在大自然的美之中，竭力在几个小时内领悟那经常在有视力的人眼前展开的无限美丽的风景。林中游览后回家，我要走在农场附近的小路，这样就能看见在田里犁地的马（也许我只能看见拖拉机），看见在土地上生活的悠然自得的人。而且，我会祈求能看见一次绚丽辉煌的日落。

当黄昏降临，我会感受到能够在人造光线下看见东西的那双倍的喜悦，人类的天才创造出了人造光线，好在大自然的黑暗降临之后扩展自己看到事物的能力。

在第一天的夜里，我或许会睡不着觉，脑子里充满了对这一天记忆。



第二天

第二天——有视觉的第二天——我要在黎明就起身，看黑夜变成白昼这个激动人心的奇迹。我将带着敬畏的心情去观看太阳用来唤醒沉睡的地球的、用光构成的壮观景象。

这一天，我要用来仓促地看一眼这世界的过去和现在。我想要看一看人类进步的奇观，看一看时代的千变万化。这样多的东西怎样才能压缩在一天之内呢？当然是通过博物馆。我常常参观纽约自然博物馆，用手触摸过那里的许多陈列品，但是我一直渴望能够用眼睛看看地球的简史和在那里展出的地球居民的简史——在自然环境里的动物和人种，在人类出现并以其小小的身躯和强有力的大脑征服动物王国之前很久就已经在地球上漫游的恐龙和剑齿象的巨大残骸，动物进化过程以及人类在这个星球上为自己建造安全的家园时所使用过的工具的逼真展现，还有自然历史的其他许多方面。

我不知道在这篇文章的读者中有多少人看过那个生动的博物馆中展出的形形色色的生命。当然，许多人没有这个机会，但是我相信，许多有机会的人却没有利用这个机会。那

儿确实是使用眼睛的好地方。你们有视觉的人能够在那儿度过许多受益匪浅的日子，但是，想象中的只有三天光明的我，只能匆匆一瞥就继续往前走。

我的下一站将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因为，正如自然博物馆揭示出了世界的物质外观一样，大都会博物馆则表现了人类精神的丰富面貌。在整个人类历史阶段，人类对于艺术表现的欲望几乎和获取食物及栖身处所以及繁育后代的欲望一样强烈。而在这儿，在大都会博物馆巨大的展览厅里，在他们的艺术中表现的埃及、希腊、罗马的精神在我的面前展现出来。我通过我的手很好地了解了雕刻的古代尼罗河流域的男神和女神的塑像。我有几件雅典帕特农神庙的石柱雕的复制品，我感觉到了冲锋中的雅典勇士的充满韵律的美。阿波罗、维纳斯以及双翼胜利之神莎莫瑞丝的雕像，都让我爱不释手。荷马那饱经风霜的留着大胡子的脸对我来说无比亲切，因为他也是盲人。

我的手在古罗马以及后世的充满生命力的雕像上逗留。我的手曾抚摸过米开朗基罗那鼓舞人心的英雄摩西的石膏像；我感觉到罗丹的力量；我对哥特木刻的热忱精神充满敬畏。这些能够触摸的艺术品对我有着实在的意义，但是即使它们，本意也是供人观赏的而不是供人触摸的，我只能去猜测它们仍不为我所知的美。我能够欣赏一只希腊花瓶的简朴的线条，却无法欣赏它的图案装饰。

因此，在我具有视力的第二天，我将通过艺术来探视人



类的灵魂。现在，通过触摸我知道了的事情可以通过眼睛来看了。更妙的是，整个壮丽的绘画世界将要敞开在我面前：从怀着宁和的宗教虔诚的文艺复兴前的意大利画家，到富有狂热想象力的现代派画家。我要细心地观看拉斐尔、达芬奇、提香、伦勃朗的油画。我要饱览韦罗内塞那华美温暖的色彩，研究埃尔·格列的神秘风格，从柯罗的画作中领略大自然的新视觉。啊，对于你们有视力的人，历代艺术中有着多么丰富的意义和美呀！

在对这座艺术殿堂进行短暂拜访的时候，对那向你们敞开的伟大的艺术世界，我连欣赏一小部分都不可能，我只能获得一个表面的印象。艺术家告诉我要想对艺术有深刻的真正的鉴赏，就必须训练自己的眼睛。你必须通过经验学会衡量线条、构图、形态和色彩的优劣。如果我有眼睛，我会多么幸福地去从事如此使人着迷的研究！然而，我听说，对你们眼睛看得见的许多人来说，艺术的世界是一片黑暗，从未探索过，从未被照亮过。

我会极其不情愿地离开大都会博物馆，那儿有着开启美丽之门的钥匙，人们是如此忽视这种美。不过，看得见的人们往往并不需要到大都会博物馆去寻找这把美的钥匙。相同的钥匙也在较小的博物馆、甚至更小的图书馆的书架上等待着他们。但是，考虑到我只是在想象中的有限的时间内拥有视力，我自然要选择钥匙能够在最短时间里开启最大宝藏的地方。

我能看见的第二天晚上我要在剧院或电影院度过。即使现在，我也常常去观看各种各样的戏剧表演，但是必须有一个陪我同去的人把剧情拼写在我的手上。然而，这天晚上我想用自己的眼睛观看哈姆雷特的迷人形象，或者穿着伊丽莎白时代绚丽服饰的兴致勃勃的福斯塔夫（译注：福斯塔夫为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一个滑稽喜剧人物）。我是多么想注视风度翩翩的哈姆雷特的一举一动，或者精神饱满的福斯塔夫的每一次插科打诨！因为我只能看一场戏剧，我会感到非常为难，因为有几个我想看的戏剧。你们有视力的人可以想看哪个就看哪个。我在想，你们之中有多少人在看戏剧、电影或任何表演的时候，会意识到并且感激视力这个使你能够欣赏表演的色彩、魅力和动作的奇迹？

只有在手能触摸得到的范围之内，我才能够欣赏动作的节奏美。我只能够模糊地想象巴甫洛娃（译注：巴甫洛娃，俄国最负盛名的芭蕾舞家）的优美风度，尽管我能领略一些节奏的愉快，因为在音乐震动地板时，我经常能感觉到它的节拍。我很能够想象到，有节奏的动作必定是最令人赏心悦目的景象之一。我用手指摸索大理石刻品的线条时，就能够推断出一些这方面的情况。如果这种静态的风度如此可爱，那么看到动态的风度所感受到的激动该是多么强烈啊。

我最珍贵的记忆之一是当约瑟夫·杰弗逊排练他热爱的瑞普·凡·温克尔的一些动作和对白时允许我触摸他的脸和